

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

幸福之路

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

【英】罗素 (B. Russell) 著

吴默朗 金剑 译

《沉思录》译者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何怀宏推荐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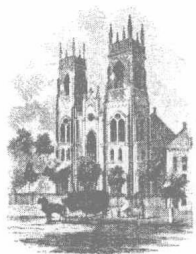
亚里士多德论述过哲学家纯粹思辨的幸福；帕斯卡尔描述过圣者皈依洞见的幸福；至于最大多数人如何把握日常生活中的幸福，我认为，罗素在这本书中的论述是最为精彩纷呈和实用有效的。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幸福之路

【英】罗素 (B. Russell) 著
吴默朗 金剑 译



THE CONQUEST
OF
HAPPINESS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幸福之路/(英)罗素著;吴默朗、金剑译.

—北京:中央编译出版社,2008.8

书名原文: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

ISBN 978-7-80211-723-5

I. 幸... II. ①罗...②吴...③金... III. 幸福-通俗读物 IV. B82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19754号

幸福之路

出版人 和 龔

选题策划 吴晓红 蒙 木

责任编辑 高立志

责任印制 尹 珺

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(100032)

电 话 (010)66509236 66509360(总编室) (010)66509366(编辑室)

(010)66161011(团购部) (010)66130345(网络销售)

(010)66509364(发行部) (010)66509618(读者服务部)

网 址 www.cctpbook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145千字

印 张 8.5

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定 价 24.80元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

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。电话:(010)66509618

罗素又来说话了（代前言）

徐志摩

—

每次我念罗素的著作或是记起他的声音笑貌，我就联想起纽约城，尤其是吴尔吴斯^①五十八层的高楼。罗素的思想言论，仿佛是夏天海上的黄昏，紫黑云中不时有金蛇似的电火在冷酷地料峭地猛闪，在你的头顶眼前隐现！

矗入云际的高楼，不危险吗？一半个的霹雳，便可

① 吴尔吴斯，通译伍尔沃斯，纽约一幢高楼。1913年落成，直到1930年间，它一直是纽约最高的建筑，该大楼迄今仍是所谓“商业圣堂”式建筑的代表佳作。由建筑师吉尔伯特（Cass Gilbert）设计，哥特风格的，五十二层；本文写五十八层，不确。

将他锤成粉屑——震得赫真江^①边的青林绿草都兢兢地摇动！但是不然！电火尽闪着，霹雳却始终不到，高楼依旧在层云中矗着，纯金的电光，只是照出他的傲慢，增加他的辉煌！

罗素最近在他一篇论文叫做：《余闲与机械主义》（见 Dial, For August, 1923）^② 又放射了一次他智力的电闪，威吓那五十八层的高楼。

我们是踮起脚跟，在旁边看热闹的人；我们感到电闪之迅与光与劲，亦看见高楼之牢固与倔强。

二

一二百年前，法国有一个怪人，名叫凡尔太^③的，他是罗素的前身，罗素是他的后影；他当时也同罗素在今日一样，放射了最敏锐的智力的光电，威吓当时的制度习惯，当时的五十八层高楼。他放了半世纪冷酷的、料峭的闪电，结成一个大霹雳，到一七八九那年，把全

① 赫真江，通译哈得逊河，美国东北部的一条大河，在纽约入海。

② 括弧内的英文是，《日晷》1923年8月号。《日晷》是美国的一家学术刊物，其编辑部于1918年从芝加哥迁到纽约，故这里有震撼纽约之说。

③ 凡尔太，通译伏尔泰（1694—1778），法国启蒙思想家。

欧的政治，连着比士梯亚^①的大牢城，一起的打成粉屑。罗素还有一个前身，这个是他同种的，就是大诗人雪莱的丈人，著《女权论》的吴尔顿克辣夫脱^②的丈夫，威廉古德温^③，他也是个崇拜智力，崇拜理性的，他也凭着智理的神光，抨击英国当时的制度习惯，他是近代各种社会主义的一个始祖，他的霹雳，虽则没有法国革命那个的猛烈，却也打翻了不少的偶像，打倒了不少的高楼。

罗素的霹雳，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轰出，不是容易可以按定的；但这不住的闪电，至少证明空中涵有蒸热的闷气，迟早总得有个发泄，疾电暴雨的种子，已经满布在云中。

三

他近年来最厌恶的对象，最要轰成粉屑的东西，是

-
- ① 比士梯亚，通译巴士底狱，十四世纪至十八世纪法国巴黎的国家监狱。
 - ② 吴尔顿克辣夫脱，通译沃斯通克拉夫特（Mary Wollstonecraft, 1759—1797），以所著《女权论》闻名，小说家玛丽·雪莱的母亲，诗人雪莱的岳母。
 - ③ 威廉古德温，通译威廉·葛德文（William Godwin, 1756—1836），英国政治家，小说家，当过牧师，固信仰无神论而放弃神职。著有《共和政体史》、《社会正义》等书。

近代文明所产生的一种特别现象，与这现象所养成的一种特别心理。不错，他对于所谓西方文明，有极严重的抗议；但他却不是印度的甘地，他只反对部分，不反对全体。

他依然是未能忘情的，虽则他奖励中国人的懒惰，赞叹中国人的懦弱，慕羨中国人的穷苦——他未能忘情于欧洲真正的文化。“我愿意到中国去做一个穷苦的农夫，吃粗米，穿布衣，不愿意在欧美的文明社会里，做卖灵魂，吃人肉的事业。”这样的意思，他表示过好几次。但研究数理，大胆地批评人类，却不是卖灵魂，更不是吃人肉；所以罗素虽则爱极了中国，却还愿意留在欧洲，保存他 Honorable^①的高贵，这并不算言行的不一致，除非我们故意的讲蛮不讲理。

When I am tempted to wish the human race wiped out by some passing comet, I think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of art; those two things seem to make our existence not wholly futile^②.

① Honorable，尊号。

② 这段英文的大意是：“每当我忍不住希望人类毁于某颗划过的彗星，便想到科学和艺术，这两样东西似乎证实我们的存在并非毫无意义。”

四

罗素先生经过了这几年红尘的生活——在战时主张和平，反抗战争；与执政者斗，与群众斗，与癫狂的心理斗，失败，屈辱，褫夺教职，坐监，讲社会主义，赞扬苏维埃革命，入劳工党，游鲍尔雪微克^①之邦，离婚，游中国，回英国，再结婚，生子，卖文为生——他对他人生的观察与揣摩，已经到了似乎成熟的（所以平和的）结论。

他对于人生并不失望；人类并不是根本要不得的，也并不是无可救度的。而且救度的方法，决计是温和的，不是暴烈的：暴烈只能产生暴烈，他看来人生本是铄亮的镜子。现在就只被灰尘盖住了；所以我们只要说擦了灰尘，人生便可回复光明的。

他以为只要有四个基本条件之存在，人生便是光明的。

第一是生命的乐趣——天然的幸福。

第二是友谊的情感。

第三是爱美与欣赏艺术的能力。

第四是爱纯粹的学问与知识。

^① 鲍尔雪微克，通译作布尔什维克。鲍尔雪微克之邦，即苏联。

这四个条件只要能推及千民——他相信是可以普遍的——一下就会太平，人生就有颜色。

五

怎样可以得到生命的乐趣？他答，所有人生的现象本来是欣喜的，不是愁苦的；只有妨碍幸福的原因存在时，生命方始失去他本有的活泼的韵节。小猫追赶她自己的尾巴，鹊之噪，水之流，松鼠与野兔在青草中征逐：自然界与生物界只是一个整个的欢喜。人类亦不是例外；街上褴褛的小孩，哪一个不是快乐的？人生种种苦痛的原因，是人为的，不是天然的；可移去的，不是生根的；痛苦是不自然的现象。只要彰明的与潜伏的原始本能，能有相当的满足与调和，生活便不至于发生变态。社会的制度是负责任的。从前的学者论政治或论社会，亦未尝不假定一分心理的基础；但心理学是个不甚发达的科学，功利主义的心理假定过于浅陋。近代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分析对于社会科学最大的贡献，就在证明人是根本的自私的动物。利他主义者只见了个表面，所以利他主义的伦理只能强人作伪，不能使人自然的为善。几个大宗教成功的秘密，就在认明这重要的一点：耶稣教说你行善你的灵魂便可升天；佛教说你修行结果你可证菩提；道教说你保全你的精气你可成仙。什么事

都没有自己实在的利益彻底；什么事都起源于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利己的动机。但同时人又是善于假借的；他往往穿着极体面的衣裳，掩盖他丑陋的原形。现在的新心理学，仿佛是一座照妖镜；不论芭蕉裹的怎样的紧结，他总耐心的去剥。现在虽然剥近，也许竟已剥到蕉心了。

所以，人类是利己的，这实在是现代政治家与社会改良家所最应承认与认定的。这个真理的暴露，并不有损人类的尊严，如其还有人未能忘情于此；并且亦不妨碍全社会享受和平与幸福的实现。认明了事实与实在，就不怕没有办法，危险就在隐匿或诡辩实在与事实。病人讳病时，便有良医也是无法可施的。现代与往代的分别，就在自觉与非自觉；社会科学的希望，就在发现从前所忽略的、误解的、或隐秘的病候。理清了病情，开明了脉案，然后可以盼望对症的药方；否则即使有偶逢的侥幸，也绝不能祛除病根的。

六

实际的说，身体的健康当然是生命的乐趣的第一个条件；有病的与肝旺的人，当然不能领略生命自然的意味。所以体育是重要的。但这重要也是相对的，我们如其侧重了躯体，也许因而妨碍智力的发展，像我们几个

专诚尊崇运动学校的产品，蔡子民^①先生曾经说到过，也是危险的。肌肉与脑筋应受同等的注意。如果男女都有了最低限度的健康，自然的幸福便有了基础，此外只要社会制度有相当的宽紧性，不阻碍男女个人本能相当的满足，消极的不使发生压迫状态致有变态与反常之产生。工作是不可免的，但相当的余闲也是必要的；罗素以为将来的社会不容不工作的分子，亦不容偏重的工作。据经济学家计算，每人海日只需三四小时工作，社会即可充裕的过去，现有的生产率，一半是原因于竞争制度的糜费。

七

工业主义的一个大目标是“成功”（Success），本质是竞争，竞争所要求的是“捷效”（Efficiency）。成功，竞争，捷效，所合成的心理或人生观，便是造成工业主义，日趋自杀现象，使人道日趋机械化的原因。我们要回复生命的自然与乐趣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就在打破经济社会竞争的基础，消灭成功与捷效的迷信——简言之，切近我们中国自身的问题说，就在排斥太平洋那岸

① 蔡子民，即蔡元培（1868—1940），中国近代思想家、教育家，北大“教父”。

过来的主义，与青年会^①所代表的道德。我前天会见一个有名的报馆经理，他说，报的事情，如其你要办他个发达，真不是人做的事！又有一个忠慎勤劳的银行经理，与一个忠慎勤劳的纱厂经理，也同声的说生意真不是人做的，整天的忙不算，晚上梦里的心思都不得个安稳，究竟为的是什么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。这是实情。竞争的商业社会，只是萧伯纳所谓零卖灵魂的市场。我们快快地回头，也许可以超脱；再不是迷信开纱厂，比如说，发大财——要知道蕴藻滨华丽宏大的大中华的烟囱，已经好几时不出烟。我们与其崇拜新近死的北岩公爵……（他最大的功绩，就在造成同类相残的心理，摧残了数百万的生灵，他却取得了威望与金钱与不朽的荣誉）与美国的十大富豪，不如去听聂云台^②先生的忏悔谈，去讲他演说托尔斯泰与甘地的真谛吧！

罗素说他自从看过中国以后，他才觉悟“累进”（Progress）与“捷效”的信仰是近代西方的大不幸。他也悟到固定的社会的好处——这是进步的反面——与惰性，或懒惰主义的妙处——这是捷效的反面。他说：“I

① 青年会，指基督教青年会。

② 聂云台（1880—1953），实业家。主要经营纺纱业，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、纱厂联合会副会长。

have hopes of laziness as a gospel.”^① 懒惰是济世的福音！我们知道罗素所谓“懒惰”的反面不是我们农业社会之所谓勤——私人治己治家的勤是美德，永远应受奖励的——而是现代机械式的工商社会所产生无谓的慌忙与扰攘，灭绝性灵的慌忙与扰攘。这就是说，现代的社会趋向于侵蚀，终于完全剥夺合理的人生应有的余闲，这是极大的危险与悲惨。劳力的工人不必说，就是中等社会，亦都在这不幸的旋涡中急转。罗素以为，譬如就英国说，中级社会之顽、愚、嫉妒、偏执、迷信，劳工社会之残忍、愚暗、酗酒的习惯，等等，都是生活的状态失了自然的和谐的结果。

八

所以现代社会的状况，与生命自然的乐趣，是根本不能相容的。友谊的情感，是人与人，或国与国相处的必需元素，而竞争主义又是阻碍真纯同情心发展的原因。又次，譬如爱美的风尚，与普遍的艺术的欣赏，例如当年雅典或初期的罗马曾经实现过的，又不是工商社

① 这句英文的意思是，“我希望懒惰是一种准则。”gospel这个词另外可作“福音”讲，本文作者对这句话的理解似乎是，“懒惰是我企望的福音”。

会所能容恕的。从前的技士与工人，对于他们自己独出心裁所造成的作品，有亲切真纯的兴趣；但现在伺候机器的工作，只能僵瘁人的心灵，绝不能奖励创作的本能。我们只要想起英国的孟赛斯德^①、利物浦；美国的芝加哥、毕次保格^②、纽约；中国的上海、天津，就知道工业主义只孕育丑恶，庸俗，龌龊，罪恶，嚣虺，高烟囱与大腹贾。

又次，我们常以为科学与工业文明有不可分离的关系。是的，关系是有的；但却不是不可分离的。没有科学，就没有现代的文明；但科学有两种意义，我们应得认明：一是纯粹的科学，例如自然现象的研究，这是人类凭着智力与耐心积累所得的，罗素所谓“*The most God-like thing that men can do.*”^③ 一是科学的应用，这才是工业文明的主因。真纯的科学家，只有纯粹的知识是他的对象，他绝对不是功利主义的，绝对不问他寻求与人生有何实际的关系。孟代尔（Mendel）^④ 当初在他清静的寺院培养他的豆苗，何尝想到今日农畜资本家的

① 孟赛斯德，通译曼彻斯特，和后文的利物浦都是英国的工业城市。

② 毕次保格·通译匹兹堡，美国的工业城市。

③ 这句英文的意思是，“最超绝的事是人们能够做”。

④ 孟代尔，通译孟德尔、蒙代尔（1822—1884），奥地利遗传学家。他于1865年提出了基因的概念，并阐明其遗传规律，成为这门学科的奠基人。

利用他的发明？法兰岱（Faraday）^① 与麦克斯惠尔（Maxwell）^② 亦何尝想到现代的电气事业？

当初的先生们，竭尽他们一生精力，开拓人类知识的疆土，何尝料想到，照现在的状况看来，他们倒似乎变了人类的罪人；因为应用科学的成绩，就只（一）倍增了货物的产品，促成资本主义之集中；（二）制造杀人的利器；奖励同类自残的劣性；（三）设备机械性的娱乐，却掩盖了美术的本能。我们再看，应用科学最发达的所在是美国；资本主义最不易摇动的所在，是美国；纯粹科学最不发达的，亦是美国；他们现在所利用的科学的发现，都不是美国人的成绩。所以功利主义的倾向，最是不利于少数的聪明才智寻求纯粹智识的努力。我们中国近来很讨论科学是否人生的福音，一般人竟有误科学为实际的工商业，以为我们若然反抗工业主义，即是反对科学本体，这是错误的。科学无非是有系统的学术与思想，这如何可以排斥；至于反抗机械主义与提高精神生活，却又是一件事了。

所以合理的人生，应有的几种元素——自然的幸福，友谊的情感，爱美与创作的奖励，纯粹知识——科

① 法兰岱，通译法拉第（1791—1867），英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。他于1831年发现电磁感应现象并确定其基本规律。

② 麦克斯惠尔，通译麦克斯韦尔（1831—1879），英国物理学家。他在法拉第工作的基础上，建立了电磁场的基本方程。

学——的寻求——都是与机械式的社会状况根本不能并存的。除非转变机械主义的倾向，人生很难有希望。

九

这是我们也都看得分明的；我们亦未尝不想转变方向，但却从哪里做起呢？这才是难处。罗素先生却并不悲观。他以为这是个心理—伦理的问题，旧式的伦理，分别善恶与是非的，大都不曾认明心理的实在，而且往往侧重个人的。罗素的主张，就在认明心理的实在，而以社会的利与弊，为判定行为善恶的标准。罗素看来，人的行为只是习惯，谓先天的善与恶。凡是趋向于产生好社会的习惯，不论是心的或体的，就是善；反之，产生劣社会的习惯，就是恶。罗素所谓好的社会，就是上面讲的具有四种条件的社会；他所谓劣社会就是反面，因本能压迫而生的苦痛（替代自然的快乐），恨与嫉忌（替代友谊与同情）；庸俗少创作，不知爱美，与心智的好奇心之薄弱。要奖励有利全体的习惯，可以利用新心理学的发现。我们既然明白了人是根本自私自利的，就可以利用人们爱夸奖恶责罚的心理，造成一种绝对的道德（Positive Morality），就是某种的行为应受奖掖，某种的行为应受责辱。但只是折中于社会的利益，而不是先天的假定某种行为为善，某种行为为恶。从前台湾土人

有一种风俗：一个男子想要娶妻，至少须杀下一个人头，带到结婚场上；我们文明社会奖励同类自残，叫做勇敢，算是美德，岂非一样可笑？

这样以结果判别行为的伦理，就性质说，与边沁^①及穆勒父子^②所代表的伦理学，无甚分别；罗素自己亦说他的主张并不是新奇的，不过不论怎样平常的一个原则，若然全社会认定了他的重要，着力的实行去，就会发生可惊的功效。以公众的利益判别行为之善恶：这个原则一定，我们的教育，刑律，我们奖与责的标准，当然就有极重要的转变。

十

归根结底，现有的工业主义，机械主义，竞争制度，与这些现象所造成的迷信心理与习惯，都是我们理想社会的仇敌，合理的人生的障碍。现在，就中国说，唯一的希望，就在领袖社会的人，早早地觉悟，利用他们表率地位，排斥外来的引诱，转变自杀的方向，否则前途只是黑暗与陷阱。罗素说中国人比较的人魔道最

① 边沁（1748—1832），英国伦理学家、法学家，主张“功利原则”。

② 穆勒父子，即詹姆斯·穆勒（1773—1836）与约翰·穆勒（1806—1873），父子均为英国哲学家、经济学家。